

一串钥匙

李准著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一串鑰匙”、“妯娌之間”、“送肥”、“住療養院”四篇短篇小說。

四篇小說都是反映公社化优越性的。

“一串鑰匙”、“妯娌之間”是寫家庭面貌变化的，“送肥”是寫男勞力抽走修鐵路，婦女們為了春耕送肥，互相挑戰競賽的情形，“住療養院”寫一個老病號毛長立被公社療養院治愈后對小麥丰收貢獻很大力量的故事。

這些小說，都生動地写出了公社化后人們精神面貌的变化和共產主義道德的成長，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无比的优越性。

一 串 鑰 匙

李 准等著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

河南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証出字第—號

開封日報印刷廠印刷 河南省新華書店發行

※

豫總書號：2048

787×1092 1/32 · 1 $\frac{1}{2}$ 印張 · 31,000字

1959年6月第1版 195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1——4,787冊

統一書號：16105·424

定價：（6）0.14元

目 錄

一串钥匙.....	李 准 (2)
妯娌之間.....	馮金堂 (20)
送 肥.....	魯 申 (34)
住疗养院.....	耿振印 (41)

一串钥匙

李 准

—

过了“寒露”，又接连下了两次严霜，七里村人民公社地里的棉花桃子，都一朵朵地裂开咀儿，怒放绽开了。绛红色的棉花叶子，已经飘落大半，密密挤挤的棉花朵，被风吹得蓬蓬松松，远远望去，真象一片银海雪原。

这里是棉产区，初冬正是这里一年最忙的丰收季节，再加上今年棉花长的格外好，一个果枝上的棉桃都稠得象蒜瓣子一样，因此连男人们也束上花布围裙，和妇女们一块下地摘棉花了。

公社的副社长林砚立也来摘棉花来了，他来参加第九队。昨天他听说九队的妇女们，有好几个达到了一天摘籽棉二百四十斤的新纪录，所以特地来看看，和她们一块摘一摘，以便推广她们的经验。

他走到九队的地边，听见从浓密的棉花棵里，传出来一阵响亮的笑声。林砚立想：这些妇女们都在议论什么，我且听听。这时只听见一个妇女说：

“俺家那个老头呀，可是和你家那个老头不一样。在食堂饭以前，人家就好说话。做啥吃啥，有时候看你做飯忙不过来，还帮你烧烧火，抱抱孩子。不象你那老头吹胡子瞪

眼的，摆老公公架子。入食堂以后，还总是人家去打饭。”

林硯立听出来这是九队妇女队长赵荣仙的声音。这时他又听见一个年轻妇女说：“俺这个老头就是和你家的不一样，你家的公公过去是受过苦的人。俺这个公公，压根就是个中农底，又加上他孩子多，接手好，你看他多会摆吧：过去饭做熟，非得双手端到他跟前，要是接住了还好，不接住就得再换样子。过年时候，俺这媳妇们一个人只能分两个白饅，他得吃到过十五灯节！就那样，一点要是不如他意，就站在当院罵起来了！”说话的妇女学着老头腔：“我日他娘，我一大羣孩子叫我吃这个！你们坏良心，将来你们的孩子也房簷滴水照道描！”

接着是一阵清脆的笑声。

“咦！老二家！你是来咱家晚，从前还摔过碗呢！”又一个年龄较大的妇女接着说。那个年青的妇女又接着说：“现在他也知道不行了。前天我对他说：‘爹，你怎么不去老年食堂吃饭，人家汤哩！菜哩！还有烤的热面包，四盘菜！’他胡子一撇说：‘我就不喜欢吃面包！热了怪烫咀。’他这个人哪，就是一根筷子吃菠菜——专门挑眼的！”

她说大家又格格地笑起来。

林硯立听起来觉得怪有意思。他知道讲话那个年青妇女叫方巧凤，是白举封老头的二儿媳，年龄大一点的那个妇女是白举封的大儿媳，名字叫个潘玉珍。

方巧凤才嫁来七里村时候，并不怎样露头面。这几年妇女们经常下地劳动了，她心直口快，咀也伶俐，人也俊俏，因此渐渐地大家就选她做个小组长。她嫂子潘玉珍要比她差一点，是个“噙着冰凌倒不出水”的人，她和白举封的大孩子

白貴結婚已經十八年了，她是白舉封老头降下的人，因此到現在她也還是做活踏踏實實、受氣也踏踏實實。

林硯立正在下勁听着，想不到巧鳳從一人多高的棉花棵里走出來。她已經摘滿了鼓騰騰一圍袋棉花，出來一看見林硯立就問：“呀！社長，你在這兒蹲着干什么？”

“在這兒听戲哩！”硯立說。

“哎喲，你別說了，你別說了！俺說的話都叫你听跑了。”巧鳳說着，花棵里婦女都吵着笑起來。

硯立說：“好話不背人，背人沒好話。你們在這兒比老公公，能怕人家听。”

巧鳳說：“我們才不怕哩，這叫說曹操，曹操就到。我們還正要向你告狀哩！”

硯立說：“那你就告吧，告的那一個？”

“就是要告俺老公公，告他權力下放不徹底！”巧鳳笑着說着，潘玉珍也接着說：“真得請你們幹部到俺家里去說說理。”林硯立這時也到地里摘起來棉花，他問着說：“究竟是為什麼呢？你公公怎麼又‘權力下放’不徹底呢？”

“我對你說說吧！”巧鳳摘着棉花說：“昨天公社里不是發工薪了嗎？俺一家十個勞力的工薪，又是他一個人去領回來了。你說過去合作社時候吧，社里‘分紅’，錢都由他一個領回來，俺們妯娌三個也不知道他一年領了多少錢。可是現在成立人民公社了，吃飯也在食堂了，他還是把錢攔到他手里。薪金是按我們勞動情況大家評的，他領回來不發給我們，你說這合理不合理？”

“你們對他說，叫他公布賬目。”林硯立笑着說。

巧鳳咀一撇說：“呀！別說了，沒尾巴的燒餅握到他手

里了，俺們不去他手里掏圈！”潘玉珍也接着說：“真是得想办法。我在队里評的是一等勞力，可是他把我的錢領走后，我問他要了两次，他說家里大伙需要用錢！”

妇女队长赵荣仙也說：“社长，我說咱們會計上这个分的办法就不对，为啥不一个人一个工薪折，一家子放到一块，叫他們当掌柜的領回来，还得再向他去要。”

林硯立說：“你們說怎么办吧？”巧凤說：“怎么办！俺那个老公公他是个思想問題，叫我說你們干部得去俺家里开个家庭会，我們大家和他說說道理。”

“叫你队长文生去 給你开个会不行？”硯立說。巧凤說：“別提他了，就不济事。見了俺那个老头，他先害怕。張咀封叔！合咀封叔！好象他欠着俺老头多少錢一样。”赵荣仙也說：“硯立呀，这会非你亲自去主持开不行。”巧凤又故意說：“你們当社长的，也不能太官僚了，光开大会，不开俺这个小会。”硯立忙說：“別光戴帽子，我去开会好啊，我問你，你們在会上敢发言不敢？”

“当然敢呀！”巧凤不在乎地說：“只要你們去，我可能打破情面。”她又对潘玉珍說：“嫂子，你也得发言啊！”潘玉珍紅着臉笑着說：“我也要发言。”

“那好吧！就在今天夜里开吧！”硯立問。

“行。越快越好，我回去再到榨油厂发动发动俺老三兄弟媳妇菊英。”巧凤高兴地說。硯立又故意問：“要是在会上，你老头要是把桌子一拍：这个家我不管了，我这是老公公揸着儿 媳妇 朝华山——出力还不落好，那你們可怎么办？”

巧凤和玉珍一齐搶着說：“那我們才真高兴呢，就怕他

不早說這句話。他不管算了，現在可不是從前了。”

她們說着哄的一聲又笑了起來。

說起來白舉封老头，倒要先介紹他个外号，这个外号是个新名詞，叫个“腦力劳动”。这外号是九队猪場的青年們給他起的。因为自从今年起，本来把他分配到猪場工作。活倒是个輕活，在村边池塘里养水浮蓮。可是白舉封总是在家里不到猪場去，猪場的人每逢去他家叫他，他总是說：“哎，我家里这事太多了。你們想想，一家子十几口人，过日子全凭和我一个說話。一点事情安排不到，这一家人就乱了陣了。我太想去猪場了，就是我家这些事情脫不开。都是些費腦子的事呀！”青年們去叫他一次他这样說，再去叫他，还是这样說。青年們就故意說：“照你說的，你还是个‘腦力劳动’！”

“是啊！这腦子劳动比干出力活还累。我是領着一大家人呀！”白舉封不知道是諷刺他，一本正經地說着。

“啊！‘腦力劳动’，‘腦力劳动’！”青年們豎住笑走开了。从此，他就落了个新鮮的外号。

白舉封家里是个大人口。在解放前，他因为家里孩子多，自己身子又懶一点，到也真是受过几年苦。可是解放后他家里变了，几个孩子都长大了，又娶了几房媳妇。特别是在入合作社以后，家里整劳力七八个，每年“分紅”，总是九队里头一份。小日子一翻騰，他也慢慢地摆开“闊气”来了。夏天要穿件小綢衫子，冬天，买一身雪白的羊皮袄，腰里束一根藍絲布大腰帶，逢着走走动动干点活时候，还要把

羊皮袄一个角折起来塞在腰带里，露出来白花花的一个弯儿的羊毛。

要說前几年，白举封的“脑力劳动”倒是真有一些。这些劳动可以从他屁股后腰带上带的一串钥匙上看起来。这一串钥匙有十几把，走起路来叮叮响。有草屋的、料屋的、牲口圈的、盛粮食屋的、盛油盐柜子的、还有盛土地証的小匣子上的、放合作社工分折和放錢的柜子上的。总之，这一串钥匙都是他拿着。他这个人有点虛气，每逢碰见人时，总是說：“哎，这一家小事不好領啊，什么都得要我操心。”別人有时也故意說：“就是呀，‘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貴’，只有你才知道当家的难处。你看你多操心呀，头髮都又白多了。”白举封听見人家这样讲，少不得要装着哼咳两声，表示自己“脑力劳动”就是不简单。

可是自从前年他家里参加合作社以后，白举封的一串钥匙有一半沒有用处了。草屋的、料屋的、牲口圈等地方的钥匙都用不着了。牲口、土地、农具入了社，把白举封的“脑力劳动”，一大半給去掉了。初开始，他还有点不习惯，可是慢慢地他又找到了新内容。原来在队里劳动时候，他家是个大人口，差不多占九队五分之一的劳力。队长文生是个“老好好”，每逢派他家人什么活，还要通过他。比如說地里要割豆子了，他就先找着白举封說：“封叔，今天割豆哩，你家去两个人吧！”

“行！行！”白举封說着，就回家站到当院“传达”分配起活来了。他說着：“巧凤，你和你嫂子今天去地吧，老三家还要套磨。”媳妇們那时候是只管做活，不管記分，有时候因为他派活不公呀，有偏向呀，少不得吵几句，頂几句

或者和自己男人說說也就算了。白举封在那时候，見人还能表表他的“腦力劳动”。他这时候見人是这样說的：“这一大家人不好領呀。比如这下地做活，人家队长对咱是一句話呀，叫你家去几个人就行了。这叫誰去，不叫誰去，全凭我来安排，还有这燒煤、吃盐、打油跟社里会計算工分賬，嘿！光这些事情就忙不过来了。都是些費腦子的事！”

他虽然对人这样講着，可是同情他的人不多了。人家都想着：你每天有个什么事情啊，淨說咀，誰家都没有个家务！不要你这个“二队长”，你家那几个媳妇也少吵几回咀。

大家心里这样說着，可是很少和他当面談。他还是每天往家里分配活。这事情在今年春天叫林硯立碰着了，林硯立曾經把文生批評了一頓。他說：“你怎么不直接分配他家里人的活，还得通过个‘二队长’，这样又耽誤活，又發揮不了他家里人的积极性。怎么，你这个生产队长进不了他家的大門檻！”

通过这一次批評文生后，白举封在家里的“腦力劳动”活，又減去了許多。今年麦罢，七里村成立了人民公社，社員們都参加了公共食堂。这样一来，白举封剩着的几把钥匙也用不着了。家里既不保存粮食，又不保存油盐。三个儿子两个在社里木工厂当木工，一个上着中学。三个媳妇潘玉珍和巧凤参加了棉花专业队当技术員，老三媳妇菊英是个高小毕业学生，被分配到社里榨油厂当會計，各人都有自己的工作。白举封在家庭中的“腦力劳动”就象两条腿穿到一条褲管里——算是蹬打不开了。

說白举封是个老头，是因为他大孩子白貴已經三十多岁

的人了，又有了孙子孙女。其实他本人并不算很老，今年也不过五十多岁年纪。在高级社时候，各家都是凭挣工分吃饭生活，他家劳力强，人馬多，再加上他平常爱在人前强调他在家的“脑力劳动”，也没有派他的活。人民公社成立后，他在家这个“掌柜”的也不大需要了，因此把他这个劳动力也给解放出来。队里几个干部商量了一下，给他找了个轻活：让他到猪場养水浮莲，也让他干点“体力劳动”。

三

林砚立晌午从棉花地里回来，就到猪場去找白举封通知他让他到夜里参加“家庭会”。

到猪場里找了半天没找到白举封，問猪場的青年們，他們都說：“他三天两头不来，說的是让他养水浮莲，可是水浮莲都叫大风刮跑了，还找不到他的影子。”

“那么你們为什么不去他家叫他？”砚立問。

“你去問我們的队长文生吧，是他派白举封干这个活。人家白举封又說是向他請的假。”一个青年說。另一个喂猪的小姑娘說：“我們队长还說，对白举封要将就一点！”

砚立听了很生气，他想着：文生这个人大概老毛病又犯了，怪不得人家都叫他“面叶”队长，白举封也真找对了这个“领导”。

原来文生这个人出身也是个貧农，生产上也领导得很好。他就是有个毛病，思想觉悟不高，面皮还有点軟。在合作化时候，一些富裕中农把农具車輛和牲口入了社，他就覺得是貧农占了他們的“便宜”，因此見了富裕中农們，总是低声下气，有时候連活也不敢派。去年整党、整社中，羣众

們給他提了這些意見，還貼了他的大字報，又通過大辯論，他比以前進步了一些。在人民公社成立以後，他的老毛病真的又犯了。在他看來，象白舉封這些人，人家過去是“一家之主”，孩子媳婦一大羣給社里干着活，他就是不干活清坐着，羣眾也是占人家的“便宜”了。

正因為文生有這個思想，白舉封却也看得透。他每天總是找文生請假，繼續強調他的“腦力勞動”家務。有時候為了裝裝面子，見文生時還試探着說：“象我這樣，我就是不干一點活，你們也不會說我，可是我不這樣！咱不能學懶漢，還能勞動嘛！”每逢他說這些話時候，文生也總是點着頭說：“哎！哎！就是啊，封叔，你這干活就是有作無，全當活動活動筋骨。”

白舉封這一套話到別人跟前却吃不開，特別社里那些老年模範面前。他只能在文生面前說說，還能找到點“精神安慰”。

硯立去找白舉封，却巧文生和白舉封都在九隊的會計室里。隊里正發社員的“優秀勞動者”的獎勵金。白舉封挺神氣地在一邊坐着，等着別人先領，文生和隊里會計在小心地算着發着。

硯立看到他們正忙，又碰上這個場合，他想：我且看看文生是怎樣個作法！就不吭聲地坐在一旁看着。

會計叫了聲“方巧鳳”的名子，白舉封答應了一聲：“有！”就站了過去說：“可輪到我了。”

“你們家是大頭，好幾份的吧？”誰在一旁說了一句。

“所以我不着急，等着他們都先領了我再領。”白舉封自負地說着，又對文生說：“文生，這一次獎金俺家有几

份，都算到一块給我吧。”文生忙說：“行。”就对會計說：“把封叔家这几份都算算，不是还有潘玉珍、貴哥、菊英，这几份都給他吧。”

會計翻了賬簿，撥了撥算盤，把几个人的獎金交給了白舉封。白舉封把那些封在獎金上的小紙条一一撕掉，放在一块，拿了一大把，往口袋里一塞說：“行了，这多利索。”

會計又給了他一張小紙条說：“这是他們每个人的獎金数目，有头等的，有二等的，还有小孩子的帮助秋收獎勵金。”白舉封却把那張小紙条一揉，往地下一扔說：“要这干啥，反正俺家这是‘肉烂在鍋里’。”文生也說：“封叔是个清楚人，錯不了。”

林硯立在一边看着白舉封那个勁头，就悄悄把扔的紙条拾了起来。白舉封正要往外走，他迎上緩緩地說：“領了獎金啦？領了多少？”

“不少！不少！咱識足呀，社長。”白舉封看見是硯立，故意打馬虎眼地糊里糊涂說着。

“是你自己領的獎金？”硯立故意問，白舉封却突然臉紅了，他又忙笑着說：“你这孩子，就会和老叔我說笑話，我不能領上獎金，是孩子們和媳婦們的。”

“那你回去怎么分的，这都是人家的獎金。”硯立又問，白舉封却又說：“不要緊，俺爷們是‘狗皮袜子，沒翻正’，我能記着。”文生这时在一边說：“封叔的記性可好啦。”硯立这时却轉了話題，他又問：“你不是在豬場養水浮蓮嗎？水浮蓮都叫風刮跑了，你知道不知道？”

白舉封見硯立問水浮蓮，情知自己有些理屈，他說了几个“这个……这个……”也沒說成話，用眼睛看着文生，意

思是叫文生替他說說話。這時文生果真說了，他微笑着說：

“養水浮蓮他去的是少一點。不過封叔這個情況，大家也沒有把他干的活當成個事。”這時白舉封也急忙接着說：“就是啊！文生他們幾個都說了，有俺貴和富生，幾個媳婦們勞動着，就不叫我勞動了。可是我自己要求着一定要找這點活兒干干。”

“這個說法不對。”硯立輕聲地但是嚴肅地對文生說：

“他既然要求干的活，就得干好嘛，不能‘三天打魚，兩天晒網’，不把它當作個事情。水浮蓮是社里財產，咱還是從湖北要來的種子，這樣社風刮跑了誰負責！”

文生這時看硯立說的很嚴肅，也說：“就是，就是。封叔呀，你以後得操點心。”硯立卻又接着說：“你以後呀，不要老是把孩子媳婦放到咀上。他們勞動是他們的本分，你勞動是你本分，不能把孩子媳婦當作是你的私有財產，你才五十多歲嘛，養點水浮蓮還能養不好？你說對不對！我說的不对，你再說。”

“對！對！”白舉封咀里這樣說着，卻覺得腦子里鳴鳴叫，這時硯立又通知他說：“今天夜里，不要到別處去，要開個會。”

“開會？在什麼地方開會。”白舉封吓了一跳。

“就在你家里，你一家子開個會。”

“那行！那行！我們家里常開會。”白舉封听說是他家里開會，揮着手說着，他心里象放掉一大塊大石頭。

四

在食堂吃罷晚飯，白舉封回到家里，在堂屋里點了一盞

玻璃罩煤油灯，他正想数数今天領的錢往柜子里鎖，巧凤这时滿面笑容地掀开帘子走进来。

巧凤問他：“爹，食堂里今天晚上吃小籠包子，我还見你們老年食堂專門有招待員給你們跑着盛飯？”白举封說：“可不是，就是不是自己的孩子，叫人家端吃端喝有点不好意思。”巧凤說：“那有什么关系，他們就是作的那工作嘛。”接着她又問：“爹，听硯立說咱家今天夜里要开个家庭会？”白举封一听吃了一惊，本来硯立和他說的，他只想說的是开会，其实誰会来开会，不想巧凤倒知道了，他只得說：“哎！哎！他对我說了，叫我給你們开个会，其实咱这还用开什么会，社里又发給咱了点錢。”巧凤說：“我怎么听說硯立和我大哥都来参加哩。”

“硯立也来！”白举封心下揣摸起来，他想着：他来干什么，莫非說今天夜里还要給我什么碟子碗不成！他对巧凤說：“他来也是为这个事，他和我說了。”巧凤說：“要是这样，我叫我嫂子和菊英都来吧！”巧凤說着就喊叫起来，这时潘玉珍和菊英都在外边听着，一听巧凤喊叫都来了，潘玉珍还帶着两个女儿秀霞和玉霞，巧凤也抱着自己的孩子来到堂屋。一刹时，屋子里坐了一片。孩子們吵着，鬧着，妯娌們談笑着，把个堂屋弄得非常熱鬧。

白举封心里有鬼，象个热鍋上螞蟻一样。一会儿坐在椅子上吸着烟，一会儿跑到院子里轉着。这时巧凤和菊英正在屋里噼噼啷啷談話，他影影綽綽听見巧凤說：“菊英啊！你有意見可要提呀！”菊英說：“我当然要提，我才不怕他呢。”巧凤又笑着說：“可也得掌握住点，他究竟是咱爹哩！”菊英說：“我知道！咱就是要求他权力下放哩！……”

白举封听着“权力下放”，一时弄不清楚。他想：叫我下放个什么哩！可是他又想着这个巧凤平常說話就象刀子一样，今天夜里誰知道她們要什么鬼把戏，別在儿媳妇面前丟臉！

正在这时，大門忽閃一下开了，从大門里走进两个人。白举封借着月光看了看，原来是硯立和他的大儿子白貴，就装着笑着說：“硯立，老叔等你半天了，你不来我就沒有給他們开会！”

“那好吧！现在就开吧！”硯立說着和白貴走到屋里。硯立这时想：还叫他当个主持會議的吧！就对白举封說：

“老叔，今天夜里来开这个会，是你們家里貴哥和妇女們要求的。把你們一家子叫到一块，說說以后家里怎么能过得更好、更快活、自由、团結。现在是人民公社了，社里边要实行民主化管理，你这个家庭也要实行民主化。”

“就是，就是。”白举封点着头說。硯立接着說：“是这样吧，你先說說吧，看以后你們这个家庭，怎么样过得更好。”

“让我先說？”白举封問了一声，忽然感到有点窘。硯立看透了他的心情，就笑着說：“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看法嘛，你說說看。”白举封想来想去，半天才想起一段話来，他咳嗽了一声說：“哎！这个过日子要儉省，日子比树叶还稠，俗話說：‘家有三担菜，不怕年景坏’！从前你爷活着的时候，下东山推木炭，我記得起五更去，半后晌回来，总是不化一个錢。在路上要餓两頓，連一碗面也舍不得买，总是到家才吃两碗紅薯飯。俗話說：‘飯到口，錢到手’。錢到手里一化就完了。”他正講着，巧凤提意見說：“爹，

还是不要說那些老古話吧！你这一段話我們听了几百遍啦！”

“爹，还是說說咱这个家以后怎么办，比如說，領薪金哪，派活哪，这些事以后还是由个人管好，还是你領回来好。”白貴也在一边說着。

白举封听他們說到領薪金，就想发作，可是硯立在一旁，也不敢倚老卖老不講理，他只气呼呼地說：“你們說吧！我知道个什么！这么一大家人，必須男人当家。要是男人不当家，光在屋里听女人的話，这个家就非坏不可。”他說着話眼睛瞅着儿子白貴，白貴只得扭过臉。

下边巧凤和菊英却都反对起来了。菊英說：“你說这些都是些老封建話，什么男人女人的？咱社里的社长赵秀英不是女的！”

“現在男女平等了，你怎么这样講呀！”潘玉珍也說。巧凤接着說：“爹，你这思想还是老思想，女人們現在一不靠男人吃，二不靠男人穿。各人都有工作，都有劳动，男人們还想統治女人那一天呀，可在曆头上找不出来了。”

硯立看几个妇女們发言很踊跃，就笑着对白举封說：“老叔，你听听，人家都講的对呀，过一家子，男人要不听女人話，还要听誰的話，女人当然也要听男人的話。誰的对听誰的，你說是不是？”

“那我說的算是沒說！”白举封有点生气地說。

巧凤說：“你也不用生气，爹，我觉着你現在管的有点寬了，象这薪金，是俺們自己劳动得来的，你一个人領回来，我們也不知道領了多少。派活也是这样，我們現在都自己分的有专业区，可是你不知道，还給我們派活，派錯了，